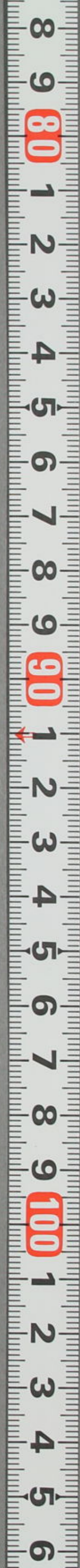


升菴全集

和16  
170  
3





和八門  
170  
卷 3

太史升菴全集一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鳳賦

黃帝晨坐於扈閣降觀于滎阿有鳥來巢命音之  
和乃召天老而問焉天老對曰西申之國丹穴之  
山爰有神鳥名為鳳焉羽族三百六十以應周天





味音朱 護音護 亞音惡 融音同

天帝命此鳥以為羽族先其為狀也鴻前而麟後  
蛇頸而魚尾鶴頰而鴛腮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  
味鶴植而麗化首若護青戴仁也嬰若白堊抱義  
也斧若赤丹負禮也曾若石墨蘊智也足下赭黃  
履信也厥像有六厥苞有九六像維何頭像天足  
像地日像在日月像在背翼像曰風尾像曰緯九  
苞維何口苞命眼合度耳聰達舌屈伸色彩彩冠  
短朱距兌鉤音激揚腹文戶天為生食爰在積石  
其樹名曰瓊枝琦玕琅玕以為寶琅玕之腹是曰

離珠一人三頭遁卧遁起以伺琅玕與琦玕子栖  
必朝陽高岡之桐啄必紫脫蒼簞之粒其飲有儀  
其食有質其和鳴也小音金大音鼓音如簫自歌  
翰如干自舞昏鳴曰固常旦鳴曰發明晝鳴曰保  
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節節足足啾啾邕邕  
其音英英淒淒鏘鏘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隨八  
風氣應時雨細鬱島翔玄圃過崑崙軼底柱風穴  
暮宿弱水濯羽五彩晶英九文鮮明乃先天離宮  
之畜南方鷄火之精覽七德律五音通天祉應地



靈蕭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而睨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而全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而翾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會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朝夕比之沒身居之矣於是時也鳳翩躩帝竹而不驚宿留帝梧而不去吸昆邱之琅霜吞嶠山之紫露馴于宮隣為帝司晨扈于軫車以節路驅爰率其屬朝朝夜夜露蕭風翔千百為羣朝于明堂故曰鳳忘其翼鷙鳥忘其爪而可擾神龍喪其角鷙獸忘其距而可御

媿姪姪  
媿同  
媿同

媿同

咸若鳥獸而柔緩疇若草木而歲隄蒼麟白駒可係而羈鳥巢鵲梁可俯而窺是以萬方來朝四靈咸依也乃若刳胎剔媿神龍不遊覆巢礪卵鳳不翔留四靈之瑞交違則萬物之庾不由矣帝於是始作咸池之樂張于洞庭之野有焱氏承而頌之曰鳳皇秋秋其音若簫其翼若干有鳳有皇樂帝之心于是風后從而廢之曰舟張辟雍鷓鷯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力牧載而和之曰敕爾瞽帥爾衆工奏爾光誦肅肅邕邕無怠無凶帝曰昭乎



齡音琴

鴝音分

鷓音峻

鷓音移

鷓音錦

家同水

哉天老之言也綠圖侍側拜手而贊于帝曰臣聞  
縹青者曰鸞齡黃者曰鷓饒紫者曰鸞多白者曰  
鵠得鳳體而分者也西有鴝雀東有諫珂北有定  
甲南有錦駝鷓鷓飛光而暎天綬雞曳彩而駢羅  
竊鳳形而似者也且羽嘉生蜚翼蜚翼生鳳皇鳳  
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庶鳥之變乃產妖鳥是曰  
羽蟲之孽德下衰則得其分德又下衰則得其似  
德極下衰則得其孽臣恐千百世之後淡見而甘  
聞誣天而矯神必家鳳而弗能將歌舞羽孽而珍

爾音保  
華盛貌也

既咎徵天無口孰分其然否神無喙孰折其真偽  
誠孚幾何矯枉寔多鳳之瑞世僅見孽世則那帝  
曰遠乎哉綠圖之見也遂乃命伶倫斷嶰谷之竹  
吹律寫鳳之音素女調三舌之簧炙笙象鳳之翼  
史皇作斧宸繪鳳之羽胡曹繭衣裳畫鳳之文又  
采飛龍氏之篆陳帝鴻氏之硯書之右書曰巾凡  
銘圖之左圖為帝命驗

伊蘭賦有序

江陽有花名賽蘭香不足於艷而有餘於



香戴之髻紒經旬猶馨意古者紒佩之用

類浴之具必此物也西域有伊蘭以為佛

供即此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從而為之

宋蘇詩賦曰

英英有蘭猗猗其美謚以伊蘭寔自邛始維蘭之

品粵繁有藂曰蕙曰蓀錯逕丰茸曰芷曰菹名殊

物同形如蒲萱益益是薦謠俗攸珍乃蘭之屬可

佩可紒服之媚人昔號國香今茲曷湮宜湯宜浴

陳除新沃昔聞其語今茲則認先正誓蘭謂識之

髻 紒 同音  
紒 紒 同音  
類 誨 音  
浴 而 也

藂 同音  
蕙 音  
蓀 音  
菹 音

認 音  
澤 音

岳 音  
崑 音

專 音  
舒 義

諡 音  
問 也

媼 音  
媼 音  
媼 音  
媼 音  
媼 音  
媼 音

艱山谷致疑晦翁屢歎懿若卉之挺生兮何理美  
而琦絕既歲祀以晞暘兮亦辰岑而帶岳友射干  
而偕生兮朋荔挺而俱發漱玄英之朝澤兮應復  
至之陽月秉荼蘼之專榮兮擅芳菲之酷烈開以  
景風之傲辰兮貫乎星回之火節漱沆瀣之芳潤  
兮全朱明之炎德匪直十步之有芳兮曾論經句  
之未歇乃有娥媼掩嫕靡曼媼昭步步移艷笑笑  
傾城子夫興於鬢髮昭儀寵於體馨曳步搖之馥  
郁暎角犀之豐盈若蘭機回文之錦季蘭琴綠綺

易十卷

一

五



也止也塞  
也音

微與美  
同

之聲爰色授而竟與且目眩而心縈倭倚梁家之  
髻浮渲韋娘之纓咸纖指兮爭掇並巧粲兮相迎  
都梁蟾蜍兮闕爾而減價虎蒲龍棗兮瞠乎其亡  
菁超旃檀於雪域壓迷迭於雲清星芒當晝而弗  
隱金粟未秋而先成埒瑤華兮玉蕊叶綠葉兮紫  
莖堪納涼於玄圃思御風兮蓬瀛詎數秋紅之蘭  
子豈顧晚翠之長卿爰感子兮體物遂錫子以嘉  
名重為系曰肇允嘉卉兮昉自炎皇媿人之佩兮  
王者之香深谷逶迤兮無人自芳宣尼息鄒兮屈

相猶相  
也

平纍湘晨月秋風兮屬國之堂洪波霜晚兮謫仙  
之鄉紉遺佩捐兮庸亦何傷體物瀏亮兮聊以相  
羊

鴈來紅賦

此弘治甲子余十七歲時作近得其稿錄  
于此

蜀城之花與玉蟬而同房漢宮之菊配黃鵠以分  
裳茲纖莖兮獨異候陽鳥而敷芳盈盈渥赭奕奕  
鮮粧承景火旻之下委質金神之鄉吳臺草長紅



驚音  
委音  
聲也

心不同時節楚岸楓愁赤葉遠謝輝煌迎風動彩  
泣露生光映夫容兮瀕枉渚雜桂蕊兮侍君堂殘  
蝶留連而驚艷胡蜂躑躅而疑香矜隕霜之不殺  
咲何草之不黃脫梧楸兮索索銷蘭蕙兮揚揚琅  
玕摧兮好樹簫籟響兮長廊柳呈踈兮綺陌荷委  
蓋兮銀塘矯兮紅蘂爛然朱芳賞生兮稀有物珍  
兮非常誤停車之杜牧詫剪彩之隋皇江淹多才  
擬抽毫而賦詠班姬含怨亦却扇而徬徨亂曰春  
花紅兮杜宇春草碧兮長弘茲微生兮秋穎乃借

榮於春工根伴兮寒蟄名托兮霄鴻彼游龍兮杖  
杜亦詩人兮為風採佳名於飾羽聊以貽夫雕虫

樂清秋賦

皇天平則成四時兮竊獨樂此新秋無宋王之悲  
懷兮匪江淹之離愁澹吾慮以撫景兮遁炎威於  
金鞵祛赫曦之焰焰兮追涼颺之颼颼屏羽扇而  
篋藏兮御紈素之輕柔聽琅玕之朝墜兮玩金波  
之夕流桂連綫於山河兮蘭倚靡於巖隙既歲稔  
其可懷兮又芬蓋以綢繆嘉華黍與膏稷兮獲萬

鞵音  
颼音  
聲也



擊也引也煩音  
地也又持

寶於西疇雖四辟之徒立兮欣人足而我優寒不  
樂兮胡為兮攢百慮以拏憂命一觴而孤斟兮奚  
吳歛兮秦謳慕漆園之斥鷃兮暢逍遙以優游賦  
印段之蟋蟀兮庶蹶蹶而休休

綵扇賦

江文通有綵扇賦首尾衡決訛舛復多夏  
日枕痾稍為補正

青陽謝兮朱明臨度槐景兮際梅霖日車亭午風  
柯不吟纖締在御輕羽重尋或蒲葵兮紈素又紫

贈與  
同音  
暖音各

紉兮綠沉空青生峨眉之陽雌黃出嶓冢之陰金  
膏論河伯之渚碧髓挺青鈴之岑竹染湘妃之淚  
紙摛蔡倫之砧合為綵扇翳君瑤琴瑤琴兮青琴  
知音兮賞音解明星兮縈珮卸半月兮蘭襟墮馬  
罷染家之髻含曠捧西子之心銷獨愁兮片玉恡  
一咲兮千金怨蘊隆之赫赫忘逝景之駸駸願鼓  
幽蘭兮白雪情寄山高兮水深

藥市賦

蓬邱仙伯七刀圭而通神柰園老宿品千二而稱



極音雅

珍何如蓉城之日重開藥市之春若夫岐摯湯液  
 和緩瀉滄采嘉林之嘉草掇芳洲之芳羞屏風水  
 發書帶山抽人參三極來自高句麗之國旆枝九  
 折出於雋昆明之陬椒聊下虛星之舍果蒞薦織  
 女之樓逢茅龍之衛叔遇木羊之葛由檢本草之  
 聖錄極山海之冥搜別有天棘日精澤葵海藻火  
 林之蔚炎柯雪津之擢陽草欵冬叩冰而吐葩葶  
 慈迎露而先槁青綸碧組蒼龍就食於甲辰素茵  
 皜陳白兔騰仙于辛卯帝休鬼艷蕩邪而蠲憂神

藍音入

臙音流  
臙音去  
臙音同

瓊音規

錦仙鹽駐顏而難老又不若割犀截角奪翠剛毛  
 澄禺山之水碧藍樊桐之金膏鮫人泣珠而酬價  
 狼臙臙金而解橐神鹿兩頭飲上池之水靈鳥四  
 翼歸金匱之韜莫不攀丹危而陟翠險實仙的而  
 下神囂涉淼淼馳革革刈翹翹伐丁丁香草比于  
 君子嘉卉方於女貞藤名簡子花號長卿五芝色  
 配乎五嶽六飲芳冠乎六清乃延巫彭招長桑飛  
 絳雪擣玄霜巴戎赤斧梓谷王昌蓬州塗定辭玄  
 武張開光希夷出崇龕之落真多栖葛瓊之鄉黃



足之鳥呼季玉而並復朱頂之鶴名令威而駢翔  
負局磨鏡之翁籬桶講易之叟扶龜床於行阿策  
鳩杖於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  
是月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楓瑟瑟而鳴籟菊英  
英而綴斑訪名跡於古昔啓藥市於重關被開明  
廣都之野帶杜宇天隰之山哀鳧於寸陰矜局  
鼃於井谷布濩天府之區蔓衍坤維之域八萬四  
千之人烟五十四州之謠俗國無夜戶之虞人有  
春臺之燠邵公程鄭之倫驥子魚文之服乍發剖

以針龍奄飛符而擒蜮黃者背鮎蒼嶽鬚蝸行歌  
擊壤羣嬉聚沙成行鴈鴈學語鴉鴉毛姬餌葉鳳  
子藏花色輝九辟之錦光漾百潭之霞採思婦之  
卷耳折放臣之疎麻息風枝之不靜起露蓼之含  
嗟崔公之錦云遠華陀之囊已遐既富矣韓康之  
肆寧蘄乎博望之槎楊雄夢腸頓醒滯思于雕篆  
相如消渴歛洎沉痾於齒牙豈知西顛之盤露地  
方之河車哉有林閭翁孺者起而為系曰黃能兮  
休人寢朱罷兮罷窺屏永遁兮二豎載殲兮九嬰



蘭每妍  
同  
鬼音

黜音

慙同  
不安

脰音  
也

踰切多  
去聲  
踰諸  
鳥跳貌  
音借  
蟪音位  
蝓音姑  
繼音野  
牛也  
鼠也  
欲音堪  
堪不音  
庵音  
淹音  
名音  
悅音  
倉音

分菊潭兮灑灑宴蓉城兮冥冥鴻安邱繼而作曰  
安期神樓散扁鵲陷冰丸銀筒昔誰蘊金瓶今子  
彈射驚鳳兮駐沅電訪大藥兮浴還丹邀錢偃兮  
雀躍共喬松兮鯢桓主人聞之欣然稱蘭脩容麗  
級獻壽升筵敬緝光誦奉以周旋

戎旅賦

恭承恩譴兮于役滇越捐珮江皋兮解紳雲關三  
陟崔嵬兮九折黜黜不日不月兮遂屆窮髮撫孤  
旅而怕脰兮拵衆困而慙心悵圭籥之駸遑兮逾

四稔而迄今父母孔遠兮懿親離而北南類連達  
而分衢兮似同波而殊潯慈鳥忻於共巢兮恒鳥  
悲乎異林彼纖羽之微族兮亦命侶而踰踰何生  
人之舍靈兮乃離羣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駟兮感  
放士之鳴鵠姬公畏于熠耀兮尼父惜夫螻蛄屈  
托乘于螭豹兮莊寄徑于魁魋在聖哲而固然兮  
攬古人而重歛哀吾生之罹郵兮背中土而播荒  
粵戴盆而伏堪兮望掩岷之末先神悅恨而蜚颺  
兮形齧卷而傖囊睇孫水之浩渺兮瞻靈關之峻



極聆猩猩之夜啼兮履狒狒之朝跡尋終古之攸  
 居兮問祝融之昔宅胥靡登而不懼兮魑魅過而  
 奚慄岨岨颯揚兮舍沙影流喟茲徂春兮忽焉杪  
 秋月令殊于九州兮瘴卉華而歲周若有人兮好  
 我携旨酒兮思柔采檳郎兮綴扶留贈相離兮結  
 忘憂寒鷄鷄兮為脯露江魚兮為脩滇歌兮爨舞  
 白日逝兮玄景浮獨持觴而懷遠兮雜歎歎其向  
 陬遂還軫而休室兮隱零雨乎寂夜引簟枕而假  
 寐兮遙夢歸乎親舍家人嘻以款語兮問里紛其

物與忽

來訝眾鷄鳴而驚余兮晨光吻乎東射悵夢歡而  
 覺悲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占兮援龜頤  
 兮余謝曰明庭其布德兮子行歸乎肆赦系曰莫  
 靡荒服自中古兮日月之表燭不普兮章亥步窮  
 禹罔睹兮蘭津開道行商苦兮碧鷄望祭使者阻  
 兮余亦何為恒此土兮金躍不祥順勿忤兮樂天  
 知命去何撫兮

古度賦

有木詭容在勾之東脩梯盤壤巨幹撐空閎華青



帝岳實玄工尊收傳紺屏翳專紅子穿皮茁房殊  
 卉叢膚無纖蠹腹育飛蟲有夫不名占諸義弓曰  
 碩果不食在剝之坤宮荒經所漏而鼉仙未弘者  
 歟炎皇未嘗而左賦始崇者與烜比景灌茵露果  
 星燭葉雲布楠榴相思為黨鄰平仲君遷為朋故  
 君子識之是曰古度

石蛙賦有序

石蛙海錯也荀子書名紫砧郭璞賦註曰  
 石蛙今方言為龜脚本草謂之決明此蟲

蛙音奴

也而類草每春則生華一名紫鼈字亦從

草謝客詩所稱紫鼈擘春流也江淹有賦

未盡體物故為重構傳諸博物云

江之腹石之華南溟育東海家擘流吐葉應節揚

葩水妃纓佩淵客簪查珠蛤胎月錦鮪孕霞孰與

紫鼈名品駢嘉誰抽鼉仙之藻以泳龍伯之涯邪

蚊賦

有物于此孕于丹鷄氏于白鳥育于朱陵殷于豐  
 草翾翾以作狀翯翯以成象昭昭以相避冥冥以

翯音田  
飛也



駱音格

嗜作苔

醉音亦

蟻音滅  
蟻蒙上  
音細虫  
音吐地

相向閣閣椽椽據以為營郁郁彬彬竊以為名霰  
霖眩雨豐隆混聲貞女棄骼壯士挫精公子不知  
筮諸靈著靈著曰針之啄嗜膚之利利在三宵群  
嬉群踞醉血不醉疾斃于掌戟著頌喻寡徵諸王  
瓦玉瓦曰仙鼠聚糧崔葦之鄉伏斃攸戕利距森  
張何彼皇皇不見肅霜瓦辭難讀訊諸射覆射覆  
大夫曰烟火其屯鎧燭其喜焦螟以為巢蟻蒙以  
為使芸瓜而來零粟而逝秋風夕起斯害也已公  
子喻矣是曰蚊理

後蚊賦有序

與蚊同

余暇之日戲為蟲賦或謂規規蘭陵之體  
未盡蟲之典也夫言生於智智者不藏書  
事起於言善言不引事而昔人有點鬼祭  
懶探瓶記珠者良亦苦矣余也窾聞習懶  
直取之胸臆而已叙之於紙為後民蟲賦  
邃古史皇窾奎畫弓曲脚旁低古文贊蚊脚旁垂  
物則号謚曰鬻民鬻民也昭凶德号炎后品物  
世價資号蠆尾虺首罔攸遺号嗜爾蛸化通俗文



此宋俗用字

忤音便

寤音教

祝切荒  
狂也

蚊百靡宜兮擾龍儀鳳于帝庭兮嗟爾有生胡營

營兮禁蠹去臬著周經兮胡爾利策獨無懲兮玄

圭紀正炯弗昧兮丹良為羞大戴記丹鳥羞白鳥也丹鳥丹良也白鳥

也欣絕彙兮鼇戴山抃聖播跡兮使爾負山莊子使蚊

山諒何力兮謂爾有睫列子焦螟奚誰攘兮窸窣

琅疏競來往兮謂爾有臂莊子蟲臂鼠肝奚誰悅兮明潛

宵征侶罔兩兮旅蜚成市仙孺惕兮續列仙傳聚

響成雷藩侯慄兮中山王事障爾慄爾徃宜疾兮民蠹不

能辯對以臆兮肖翹蠕動生以息兮淑詭妍媸寧

有極兮血國三千彼貨殖兮楊子貨殖曰蚊血國三千使將踈飲水褐

博設齒然也曷云不慘嗜有國兮赤口燒城煩言嘖兮

積毀銷骨瘡痂結兮楚組齊帷疇其隔兮赤燧頽

燹罔有懾兮命曰人蠹理可說兮惟蟲能蟲各以

類兮厥以恒性賤剖貴兮人蠹不懲蟲何罪兮百

爾君子無庸喙兮

思友賦寄楊用修附夏邦謨

何繁思之糾結兮中悶替以罔休晝屢飡而餽饑

兮寧膳餼之匪羞夢雜糝以恍惘兮曼旅夜之悠



悠息壅翳其煩促兮心震蕩而若浮氣鬱鬱以填  
臆兮淚熒熒而漲眸志沉抑而慊慊兮魂離散而  
難收罹顛躓以厄窮兮茲遷逐於海陬哀庶城之  
溼兮古滯廣之所都形了了而窘束兮竊滯此其  
其窮途覽芳菲之變化兮恒感物以增愁獸求曹  
而躑躅兮鳥失侶而啁啾矧離索之淒惻兮顧寂  
歷而無儔蹇廓落而冥冥兮阻容與以優游極兄  
弟於四海兮偉曠士之薇猷人固各有所志兮焉  
深淺其相侔豈不語洽而貌澤兮惟知心之難求

慨仲身之多類兮得鮑叔而攄幽僑札相感於傾  
蓋兮或獻紵而縞酬仰尼父之禮瑗使兮慕贈處  
於回由世重陳雷之懿行兮况以膠漆之相投王  
貢出以類聚兮慶廉義以為疇古固敦斯軌躅兮  
余於是之敢偷伐木興刺於鳥鳴兮谷風以棄予  
為仇張陳隙以及目兮蕭朱卒牂然其相予悲夫  
人之昧昧兮胡纖介而成訕喟斷金之日遠兮懼  
麗澤之皆流時矯首以遙望兮眇雲木之相樛叟  
山川之蔽虧兮邈傳置之迥脩月輝輝而照夜兮

牂音  
半也



遭音旗  
難音旗  
不音旗  
進音旗

霜稜稜以驚秋風蕭蕭而振樹兮雨汨汨以沉邱  
情縹緲以快悒兮然侘傺而夷猶懷孤憤以紆鬱  
兮遭迴腸而優柔嗟百歲之易邁兮胡歡寡而多  
憂當其羣嬉而愉樂兮寧知愁苦而淹留欲剪迹  
而橫逝兮非弱質之勝耨欲蕩志以怡悅兮畏淫  
肆之為尤固自厲其不豫兮惟靜默之相攸庶尚  
友於古人兮考往則以臧謀

泛水雜體

臨遠水兮極雲海之茫茫齊桂楫以擊汰望蘿筌

以搖艖扣榜歌以流唱撫流景以徜徉沿三山之  
赤岸沂九曲之澹浪詠吳趨兮渺閭闔激楚奏兮  
懷瀟湘三翼青翰重英朱軌倚通川之長薄陶小  
春之遲晷霞綉絜兮朗懸波澹淡兮不起語海童  
兮烟之潏招漁人兮蘆之碕睇翠微趨綠水攀紫  
蘼折素芷發清言析玄理陳古風歌正始忽白日  
之西匿留情懽兮未已指回塘以分背視星漢之  
空明何余心之廖廓感越鄉之羈情聞馬融之長  
笛聽謝傅之哀箏翔寒蛩而寫怨聆歸鴻而寄聲



且曰芳歲歇兮芳夜闌  
旅遊倦兮旅懷彈  
偕美人兮携手聊逍遙  
以盤桓

戲作破蚊陣露布

非烟女將行燭姬兵  
敬奉堂宣式遵閻命  
破蚊陣于乙夜收鷓  
捷於寅籌不憚宵征  
即陳露布竊惟蛭化  
之孽元匪貞蟲之羣  
似鴨似鵝久貽害於  
羊羅鼠夾如虎如豹  
曾煽雲於甓社淮津  
血國三千睫巢億萬  
飢方柳絮妄學阿香  
之聲飽類櫻桃僭擬  
炎官之色曹系子子  
敢偷郁郁佳名捷寔  
茸茸

傷音報  
咬同  
噉音

擅據閣閣要地擾仙遊  
之夢栩栩難成妬文苑  
之思便便奚用如花越  
女頻蛾撩亂錦窓似柳  
張郎挫精傑直靈殿投  
間抵隙乘暗幸昏噉玉  
肌而齧花貌猶作嬌鳴  
刺香骨而露芳筋未償  
姦志率其不逞實繁有  
徒惡冠蚤蜂嘗藥之經  
恐漏罪浮鼉蝮待旦之  
術已窮夙稽誅於金神  
不早降于青女某等掃  
除賤役箕帚微能躬糾  
貫魚手戡閔蠹雖出大  
攻之下策亦效羽被之  
先登灰釘須臾唾負山  
之何力格戟少選諒遊  
臺之豈還俾丈人怡神

陶音觸  
舉也



丙枕無展轉反側之虞偕女君合樹子宮叶熊罷  
蛇虺之兆好音時遣薰風送欣怵曷勝捷書夜奏  
清晝同馳聞敢後

梅花賦有序

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

父之東川授館舍時病連月領瞻圯墻有

梅一本敷藹於榛莽中喟然歎曰斯梅托

非其所出群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

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也猶乃

高齋寥閔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以亂

吟坐窮簷以無朋命一觴而孤斟步前陰以躑躅

倚藜杖於墻之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

先葩發青枝於宿梓擢秀敷榮冰玉一色胡雜還

於衆草又蕪沒於藜棘匪王孫之見知羗潔白其

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

郎清馨諧襲踈蕊暗嗅又如敲香是謂韓壽凍雨

晚溼風露朝滋又如英皇泣于九疑愛日烘晴明

蟾凍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烟晦晨昏陰雲晝闕



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飈捲沙飄素擁柔又如綠  
珠輕身墜樓半含半開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  
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慎子正容物悟或  
蕉萃若靈均或敬傲若鼻倩或嫵媚如文君或輕  
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難徧彼其秬蘭兮九畹  
采蕙兮五柞緝之以芙蓉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  
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物皆出於地產之奇名著  
於風人之托然而艷於春者望秋先零盛於夏者  
未冬已萎或朝蕤而速謝或夕秀而遽衰曷若茲

卉歲寒特妍冰凝霜沍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  
爭先鶯語猶蟄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  
若栖迹隱深寓形幽絕恥隣市廛甘遯巖穴江僕  
射之孤鎗向寐不怨悽迷陶淵明之三徑揆閻魯  
無指結諒不移於本性方可儼乎君子之節聊染  
翰以寄懷用垂示於來哲從父見而勗之曰萬木  
僵仆梅英再吐玉立冰潔不易厥素子蓋體物永  
保貞固

右唐宋文貞公梅花賦皮日休稱其清便



得徐庾體作桃花賦以擬之至宋世已敬  
 逸不傳史綱祖學齋佔畢恨其未見慎既  
 得之於舊石刻中乃拓而傳之六一公謂  
 姚宋不數於篇章豈其然哉姚有月詩口  
 箴宋有此賦既足名世矣大抵古人事業  
 自學術中出彼伏獵弄麀輩宜其為宵人  
 之歸與

太史升菴全集一卷終

太史升菴全集二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奏為請駕還宮事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  
 經日未還臣等聞之躑躅驚惕皇皇無依先期一  
 日道路相傳有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



剽音列  
車馬一日  
清道

竊料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  
輒以風聞上瀆  
天聽今者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敷奏輔臣遠  
追於郊鄉寺列次於門居而不知其忽行行而不  
知其所止則是道路所傳者非虛而  
聖心之欲為此行者非一日矣臣嘗聞之君人者  
無輕舉無妄動非無事之遊故說兵而後出幄稱  
以誓而後踐墀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剽

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若輕舉妄動非事而遊  
則必有意外之悔今  
皇天所付之中國在  
陛下  
祖宗所傳之神器在  
陛下  
未宮之孝養在  
陛下  
臣民之覆庇在  
陛下  
奈之何其不重且慎也夫以匹夫之微適百



木子  
里之外尚且囊衣裘以禦寒暑佩弓刀以備盜賊  
陛下暴衣露蓋櫛風沐雨曾不顧惜此臣等之所  
未解也中外意向

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

陛下非不覽然而必欲堅為此行者豈謂邊境有  
山川之美物產之饒軍容之盛田獵之樂乎臣等  
謂此逆旅之觀非崇高之所事也又豈謂虜侵  
犯我疆場寇掠我人畜宜耀我威武以飭我防守  
乎臣等謂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也今舍崇

高之極而為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之  
責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  
必謀於衆

陛下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為不可  
行矣問之百人則百人以為不可行矣問之千人  
億萬人則千人億萬人以為不可行矣

陛下初謀此行畿內連月大雨寧道及

車駕至止昌平京城盡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蓋  
天心仁愛



陛下欲留止其行也人言縱不足聽

天意昭然不可信乎况水潦災傷正在當年糧儲軍器不如往日萬一偵騎乘虛惡氛卒至如去年白揚口之舉是以逸豫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之鋒其不可不預為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穆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有逆旅之辱觀之

昭代則土木之變近在己巳未及百年也當時尚賴中國之運荷

宗社之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之財竭邊廩之積僅克以濟然其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事既如彼驗之己巳又如此

陛下聖明其不可不深為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官直書時事以垂久遠其職分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與其今後世觀之以為今日之譏孰若今日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鈇鉞為陛下陳之伏望

聖明俯從輿情早還



宮闕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疆之慶也豈惟<sub>臣</sub>等之幸哉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為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

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為經孰為註亦不知孰為魏孰為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王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為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授學魏伯陽留為萬古丹經王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雅楊邛峽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



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敘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為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敘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偽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笑也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

為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而為房中或認以為爐火使人墮命亡身傾貲盪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為務則恠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周官音詁序

左傳浮誇誣誕之祖也大儒韓子乃服膺而到心  
末學後生皆心惟而口誦以其文采之煒燿也周  
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奇字  
古音蓋劉歆受學于楊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  
者存而論之固可以補天祿校文之缺為召陵公  
乘之禪矣其書不用於科舉不列于學宮幸未經  
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歸  
然靈光也顧未有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簣之虧吹

吹音血  
又謂之飲

盪音湯

滯音池  
上聲

劔一吹之缺乎余觀先鄭後鄭之同異相角杜氏  
干氏之可否相將孔穎達則會粹四家陸德明又  
並刻衆切如開武庫五兵隨所用之似張錦機百  
綵惟其取者乃手錄之為周官音詁一編以為鈞  
玄提要之助羣居終日為之賢乎未能免俗聊復  
爾耳嗜夫銀鈎乍閱亥豕成群盪禱行披焉烏盈  
貫於戲滯矣庶有身乎青衿桐子錦帶先醒或采  
下對於朝聞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將取飛蟲於  
宵肆若夫逃儒叛聖者以六經為注脚倦學願息



者謂忘言為妙筌或以示伊寧不嗤我然心面不  
同亦更笑也

石鼓文序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為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  
模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音訓一碑  
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文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  
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裒錄年歷遠在音訓之  
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  
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

軋音輓  
也車輓

遯音立  
也音由  
存音由  
旌旗之  
未垂者

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全文者或寡矣好古者  
以為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遯遯員旂二句  
牽合紕謬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  
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不複書此易見爾迪  
既誤讀君子員員遯遯員旂遂復臆釋云員員衆  
多貌遯遯旌旗搖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  
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遯遯員旂成何語言  
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者也一隅若茲餘奚  
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為



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  
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  
下矣然本隻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為繼絕表  
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棄  
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惟耳言未墜手跡莫續  
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  
為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  
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  
尾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  
鑄鼎象物物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  
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  
也神禹既錕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  
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  
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  
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  
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



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輜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為恒而不恠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于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于黃帝妣姁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為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

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辟信者直以為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為後人贗作詭譎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策尾

水經序



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河終斤  
江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  
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  
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以為卷終限華夷判壇  
域利灌溉通輓運具考是焉蓋不刊典也故以經  
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其為未精審遂啓疑於後  
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九河故道淤塞無  
稽欽所記徧域中豈必一一皆信也余竊以其說  
為不然昔在陶唐水失其行神禹平之史官紀其

濬導之績於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跡  
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淑詭畢陳於是乎山海  
經作焉原欽此志蓋祖述禹貢而憲章山海者也  
職方王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雜志輜車觀風之  
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其不為無稽之籍可知已  
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余嘗所經歷驗之自  
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秦趙經且萬餘里  
名川支川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二徵徃所載與  
今所見無至秦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可知



也謂其為未精審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人  
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滙澤為彭蠡東迤壯  
會為滙傳者摘其為紀者之誤至於山海經之牴  
牾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顧不足為禹  
貢之義疏山海之補逸乎乃獨久湮於肆筵者亦  
由知者鮮爾余近得之惜其紙敝墨矇乃重為校  
輯止存欽之本文若鄒氏注衍為四十卷厭其枝  
蔓太繁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洵引佛經恠誕  
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史傳類文引用例稱

沈竟

為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其名姓俱泯焉誠  
可慨夫亦猶習禮者汰儀禮而反任曲禮之傳為  
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以按傳而反因傳以疑經  
皆貴諷說而賤本始是末師而非徃古可重既者  
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焉嗚呼得吾說而通  
之不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轉注古音略序

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  
轉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



小學家曰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  
戲讀作嗚呼也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  
讀王肅讀是也毛詩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  
保氏轉注之義耳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寔始發其  
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旁通曲貫上下千  
載朱晦翁詩傳楚辭考訂盡從其說魏鶴山論易  
經傳皆韻詳著于師友雜言學者雖稍知審誦而  
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  
知十也余自舞象之年究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

成編為不肖之捷徑尤復根盤節解條入葉貫間  
亦有晦于古而始發於今謬于昔乃有正于後故  
知思不厭精索不厭深也古人恒言音義得其音  
斯得其義矣以之讀奧篇隱快渙若冰釋炳若日  
燭又以所粹參之古人成編裒其煩重補其遺漏  
庶無蹈於雷同無有益於諷說乃作轉注古音略  
大抵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于周漢而略於晉  
以下也惟彼文人用韻或苟以流便其辭而於義  
於古實無當如沈約之雌霓是已又奚足以為據



音覺

楊升菴 二卷  
耶今之所采必於經有裨必於古有考扶微學廣  
異義是之取焉匪徒以逞博磨累卷帙而已方今  
古學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子雲於後世  
也

檀弓叢訓序

楊慎曰鑿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  
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  
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斟諸明高赤  
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

音覺  
也斗

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于人心也經猶招也訓  
猶射也三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中人射之中之  
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  
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穎達之  
明備或即經之一言而衍為百十言蓋多而不可  
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黃吳補緝昉列亦各殫  
述者之心工已陳騷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  
者之天巧已濫乎曷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  
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脩辭之階

易十卷

二卷

古



循焉藪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筌恧乎子休與  
子玄至於扇搜幽藏累味集珍何處不若咸陽之  
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六書索隱序

慎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為折  
衷迨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  
而上則有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  
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  
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

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  
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  
桓戴侗趙古則于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  
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  
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  
茂美肆筆數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  
學欲犁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  
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  
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



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籀為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緝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

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篆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二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楊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傳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



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  
 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一萬二千七百七  
 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  
 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  
 少為笋昇高山為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  
 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為此字學者若李陽冰則  
 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  
 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  
 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

聲音起  
 省視

酒音啾  
 也

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  
 窺班得膺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  
 術不通類撼樹之蜉蝣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  
 不幸又十倍于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  
 性命者不過剿程朱之蕩魄工文辭者止于拾史  
 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  
 秦時刀筆之吏漢代竒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  
 宮墻哉慎為此感欲以古文籀書為祖許氏說文  
 為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



力不逮且圖籍散失徧閱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  
要領以為此卷深于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  
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剿說于諸家矣所收之字  
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  
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詰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覽  
之曰是則藝矣其知道何答之曰藝即道也夫子  
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  
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嘉易韋編三絕  
其以孔子為楊子雲以易為太玄而詩書春秋為

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于雕  
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為極致而識字  
為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  
春秋而後為不踰矩矱書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  
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余斯言其必喙呷而心  
俞矣夫

宣和書譜序

宋宣和中君臣冥盱于豫樂而文具粉飾乎太平  
故篆鼎銘鍾法帖名畫全集于汴京而麇載于御

盱音吁  
全集上



府其款識形式則有宣和博古圖贖蹙揔目則有  
宣和書畫譜玩物溺心固蠹政之烟戒而考古資  
識又游藝之不廢也晉代宮閣名魏王花木記尚  
有傳焉而况是乎蚩尤之兵也夏桀之瓦也祖龍  
之長城也煬帝之運河也當日之梗階後代之利  
用矣博古圖南國監有刻本而此書雖中秘亦缺  
余得之于亡友許吉士稚仁轉寫一帙冀傳無絕  
云

補名賓異號錄序

史記云孔子數稱介山子而不著姓名豈隱而不  
彰乎抑當世則彰而世遠則隱乎若論語所載長  
沮桀溺楚狂晨門荷蓀荷蕢皆不得其姓名而因  
事號之也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  
士之號抑亦介山之流乎若甘茂號樗里子范蠡  
自稱鴟夷子計然自號海濱漁父此固後人別號  
之所昉乎別號之稱唐人猶未數數然至宋則人  
人有之或人無數號討尋寔艱於時有名賓錄異  
號錄臨文開卷亦便簡閱今其書不傳暇日乃為



補之比之圍棋握槩之譜稍有益焉曾記弘治中  
泰陵乙夜觀經注以養心吳氏名字下問於館閣  
徧閱載籍竟不知也使異號名賓之書尚存則執  
之以對不為愈乎

分隸同構序

自蒼頡沮誦而下科斗鳥迹以還為八分為楷隸  
其變鉤矣說文訓纂字止九千五篇龍龕至億萬  
異體別構俗創訛音實繁其文焉暇日搜諸字書  
合于六書而又叶于八法得什一於千百振體要

鉤音通也

於碎煩名曰分隸同構嗚呼上谷之嗣未覩鴻蹤  
曇壤之鶩空傳膺本隸古以定通今以行時乎會  
當有變薑牙之手元和之脚明之存乎其人知貽  
笑大方之家庶用詒小子之造爾

風雅逸篇序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  
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曷以名之逸  
外三百篇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詩侈止兩韻  
約僅五言後素昭文何遠興仁聖咨賢焉賢啓聖



馬于是乎取之以此其存槩彼其餘豈必無主文  
譎諫之旨民彝物理之訓哉惜夫世遠籍湮不能  
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若大戴禮若春秋  
內外傳若汲冢沉文若諸子璣語網羅放失綴合  
釐殘尚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聖喆所遺而  
後人拾以為已寶茲類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  
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  
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  
為三百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由後言

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詩外若因事造歌  
異裁別體若狸首鷲誦蠶蠅龍蛇後代詞人刻意  
莫追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蓋不啻驚心動魄一  
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遺者粹  
之亦奚啻足為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歌至  
伯夷薇歌為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篇  
為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為第三卷錄逸詩篇名  
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為第四  
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執事涉孔子者止



二篇為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  
 臣民庶婦女胥靡俳優雜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為  
 第六卷第七卷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  
 俗語故語民語不恭之語百五十條為第八卷錄  
 荀卿成相雜辭三章俛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  
 為九卷錄葛天氏八闕訖于詩延滌角有篇目逸  
 其詞存其名義為風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  
 而問者謂之曰子知富翁好古者乎犖鼎匹駟珍  
 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罅裂罄已懷資受市魁嗤

倪音流

子所為嗜古辭者將無類茲吹呶之吟則穿穴也  
 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則罄而資依託之  
 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尚有盈辭予投筆而起  
 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子之言予不  
 敢忘則書之以終筴

五言律祖序

夫仰觀星階則兩兩相比頰玩卦畫則八八相聯  
 蓋太極判而兩儀分六律出而四聲具豈伊人力  
 寔由天成驗厥物情可識詩律矣五言肇于風雅

也花音頭



論與前  
同

儷律起于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  
有全曲是五言起于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  
紅粉素手彩色相宣是儷律本于西漢也豈得云  
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尾創自唐年乎近日  
雕龍名家凌雲鴻筆尋濫觴於景雲垂拱之上着  
先鞭於延清必簡之前遠取宋齊梁陳徑造陰何  
沈范顧於先律未有別編慎犀渠歲暇踰麋日親  
乃取六朝儷篇題為五言律祖沂龍舟於落葉遵  
鳳輅以椎輪華瑀極摯本質巨踰矣今之論詞曲

諱音恩  
弄言也

者曰套數小令各有體套數可以做小令之嚴小  
令不可入套數之諱論字學者曰分隸篆籀各有  
師分隸可以從篆籀之古篆籀不可雜分隸之波  
例之詩律曷云異旃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選詩外編序

予彙次選詩外編分為九卷凡二百若干首反復  
觀之因有所興起遂序以發其義曰詩自黃初正  
始之後謝客以俳章偶句倡于永嘉隱侯以切響  
浮聲傳於永明操觚輕才靡然從之雖蕭統所收

輕與銓  
同



齊梁之間固已有不純於古法者是編起漢迄梁  
皆選之棄餘北朝陳隋則選所未及詳其旨趣究  
其體裁世代相沿風流日下填括音節漸成律體  
蓋緣情綺靡之說勝而溫柔敦厚之意荒矣大雅  
君子宜無所取然以藝論之杜陵詩宗也固已賞  
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後生之指點流傳乃知六  
代之作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  
景雲垂拱之先駟天寶開元之濫觴也獨可少此  
乎哉若夫考時風之淳漓分作者之高下則君子  
或有取焉是亦可以觀矣

選詩拾遺序

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  
以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駟分音節尺度粲如也  
有唐諸子效法於斯取材於斯昧者願或尊唐而  
卑六代是以枝咲幹從潘非淵也而可乎哉余觀  
漢志藝文隋志經籍跡斑斑而目睽睽徒見其名  
未睹其書每一披臨輒三太息此非有秦焚之厄  
漢挾之禁也直由好者亡幾致流傳靡餘惜哉方



宋集文苑英華日篇籍自具也陋儒不足論大雅  
乃謹唐人而略先世遂使古調聲聞往體景滅悲  
夫梁代築臺之選唐人梵龕之編操觚所環懸諸  
日月伐柯取則炳於丹牖矣二集相畧予浚而收  
之為選之外編又網羅放失綴合叢殘積以歲月  
復盈卷帙稍分時代別定詮次仍以選詩拾遺題  
其目嗚呼昔之遺帙可重悲惜者業已莫可追及  
幸頗存者宜無護矣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此者歟

唐絕增奇序

仿字  
仿字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  
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莫如絕  
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  
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羨則劉中山遺響  
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無善一則拘乎對  
偶二則汨于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  
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  
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  
効之惑矣昔賢彙編唐絕者洪邁混沌無擇珉玉



弼  
強上  
聲  
有九也

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世既未發覆於莊語仍復  
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弼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  
矣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其尤諸家膾炙不復  
雷同前人遺珠茲則綴拾以唐詩增奇為標題以  
神妙能雜分卷帙逃虛町廬聊以自娛跪石之吟  
下車者誰與

羣公四六序

滇雲僻在萬里其士夫皆江南播移楚蜀流寓其  
地高燥無梅雨之潤絕蟬蟲之缺故藏書亦可久

焉慎執戟其地垂三十載壬辰之春於棠榆書肆  
以海貝二百索購得羣公四六古刻乃宋人所集  
不知名氏自甲至癸凡十卷其人則首王初寮至  
蔣子禮五十五人啓凡四百六十五首嗚呼四六  
之文於文為末品也昌黎病其衰颯柳子以為駢  
拇然自唐初以逮宋季飛翰騰尺爭能競工觀此  
集所載若王梅溪胡邦衡王民瞻任元受趙莊叔  
張安國胡仲仁陳止齋皆一時忠節道學之臣鴻  
藻景鑠之士其英聲直氣見于偶麗締繪之中直



可與陸宣公奏議上下相映奚可以文章末品少  
 之昔蘇文忠公稱孔明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表  
 裏豈屑屑於贅牙詰屈哉大中丞百川張公腹笥  
 既富手校尤勤乃取弋於飛蟲下問於采菲因出  
 舊藏裝池新帙并序所得之由以廣古賢之跡傳  
 諸四方亦文獻之盛事乎百六十五首四六  
 不次清音競秀詩卷序下卷其人似首王以憲至  
 蟠峯李子子安銜使于蜀東阜劉子作詩贈之猶  
 齋謝子繼之東谷教子三之初亭程子四之菴子

稱音最  
聚也

不敏五之屬而和者又若柯首稗以成什乃益冬  
 廿日會于凌雲之清音競秀兩亭臨睨久之且邀  
 予篆題予即以二亭名名卷蟠峯子曰義曷取乎  
 噫山水之清音無幾耳巖壑之競秀無幾耳與夫  
 咏鳴之善也疇類之合也猶之山水巖壑也亦無  
 幾耳子行萬里閱人多矣所為詠歎緘藏者僅是  
 所為留連徙倚者僅是茲可曰無擇藪乎率是道  
 也於學術辨其真贗於朋從分其鳳鷲於尚友師  
 其峻特於剽務審其義命可以裨身可以大畜可

藪音聊  
持也



以樂羣可以同人畜之大者德之崇也人之同者業之廣也推是說也雖終身行之可也奚翅為山水詩辭指哉菴予不敏題以為清音競秀詩卷序

書品序

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遺辭也類皆代則然非相假戩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

戰古製  
習字掩  
其不備

播音苗

癡音葉  
持也  
按也

曲工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于人曰作字欲好即為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从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楸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于物將苟于道吾所為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真知真解者而竟吾云乎



醞音醞  
酒赤  
色也  
醞章  
醞醞  
醞醞  
醞醞  
醞醞

譚苑醞醞序

醞醞者鍊酥之綦晶佛氏借之以喻性也吾借之以名吾譚苑也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醞醞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佛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而後真空實則擾長河為酥酪空則納須彌于芥子以吾道而瓦合

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證吾道一也譚云苑云徒說云乎哉醞云醞云徒味云乎哉

丹鉛別錄序

葛稚川云余抄撮眾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予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金鑿洪答曰泳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余之抄略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



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慎執鞭古昔  
頗合軌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  
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者分以  
為丹鉛別錄享敝帚以千金緘燕石以十襲雖取  
大方之笑且為小道之觀知不可乎

滇候記序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陰徑  
寸而移雨暘之地隔壟而分茲其細也太明太蒙  
之野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無影或深暝而見

旭或銜燭龍以為照或煮羊脾而已曙山川之隔  
閔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  
之臺有相風之幌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  
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  
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夫九邱之書  
志九州之異也失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  
慄作荆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是  
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草之地尠過從晤言之  
適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其異候有殊中土



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日冀萬一釋其  
棘矜歸于氓蚩焚枯酌醴斑荆坐茅與擊壤之老  
聚沙之童晨夕話之亦可以代博奕矣

四川總誌序

余嘗讀左太冲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  
若相如皜若君平王褒韓韓而秀發楊雄含章而  
挺生自漢而下文章之盛無出于四子矣然豈徒  
四海考雋游談為譽哉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  
七百年而談漢事如昨日繫四子之文也文乎文

乎其可讓乎若夫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  
曜風雅之絕麟東坡雄辨則孟氏之鋒距邵菴詩  
律比漢廷之老吏繼炳靈而躡蹤感揆藻而騁轡  
與為多矣况子安少陵薄遊徧乎三巴石湖放翁  
篇詠洎于百牒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楚材晉  
用秦渠韓利矣先君子在館閣日嘗取袁說友所  
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文類及成都丙丁兩  
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右采獲欲纂為蜀  
文獻志而未果也悼手澤之如新悵徃志之未紹



楊子卷二  
罪謫南裔十有八年辛丑之春值捧戎檄斲過故  
都大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氏王壘王君舜卿  
方洲楊君實卿編錄全志而謬以執文一局委之  
慎乃檢故麓探行篋叅之近志復采諸家擇其菁  
華褫其煩重拾其遺逸翦彼稂稗支郡列邑各以  
乘上又得漢太守樊敏碑于蘆山漢孝廉柳莊敏  
碑于黔江文無銷訛刻猶古削東阜公喜曰漢碑  
之傳于今中原亦掃跡矣乃今得茲于遠邦不謂  
斯舉之獲乎唐宋以下遺文墜翰駢出橫陳實錄

有助乃博選而約載之為卷尚盈七十中間凡名  
宦遊士篇詠關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篇傳  
者非關於蜀亦得載焉用程篁墩新安之文獻志  
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於世者祇載百一  
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  
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例  
也開局于靜居寺宋方二公祠始事以八月乙卯  
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廿八日以畢食時  
而成既愧劉安之捷懸金以市又乏呂覽之精乃



層鄉進士劉大昌周遜校正而付之梓人昔漢代  
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圖後世建學倣焉七十  
子之名馬遷之立傳徵焉當時號為西南齊魯岷  
峨洙泗文之有關於道若此文翁之功不可誣也  
繼文翁而作者今之阜翁歟獨愧慎華顛白紛  
植荒落不足以揚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也怒  
其不敏補其未備尚有冀吾黨之助焉

太史升菴全集二卷終

太史升菴全集三卷

成和楊慎著

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大理府志序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緣洱水出巖谷為西南巨瞻  
浸蒼山像靈鷲為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  
華而人英又哀然育燁然緝犁然有當於中州之



輿區卓乎無謝於南溟之竒甸焉嘗稽之往籍緯  
書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邱  
滇池比之猶為通封陸終為黃帝之所娶若水為  
顓頊之所生產里為湯亳之貢國濮人為武牧之  
征隊載籍昭然可以覆視奚待常頌為通道始而  
唐蒙為開郡先乎昔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韋  
臯徐雲度若竇滂若樊綽若韋齊休若陳隱之所  
著雖曰昉列實則錄存書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  
代之王景嘗籍弓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畧山

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員數千里而以二  
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忽其能說極命草木無裨  
於多識矣柱史溫泉郝公按部駐郡緝舊志而病  
之乃徵議於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參相龍山沈公  
僉憲膠峯安公板倉於太守龜厓蔡公二守小溪  
王公禮謁給諫弘山楊公荆守侍御中溪李公二  
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諳土著  
之詳於是摭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  
例大增舊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



時則龜崖公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  
 古跡英躔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  
 物者一一并新之賁飾之輪之奐之詠之榜之不  
 翅柳吳興之蘋洲謝宣成之疊嶂矣其為新志之  
 助不亦多乎慎也恩譴商土流戍滇陰紫城蒼麓  
 夙嘗授館僦廛香界珣岑昔饒解鞍橫枕乃以首  
 簡屬之孱毫非敢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願附張京  
 兆之後云爾

劍州志序

銅同環

志流別于史九邱先于六籍地象倣於河圖雖迂  
 恠弗稽實志初也至禹貢職方則大備矣劍以山  
 形名州人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謂即劍道之谷  
 沂其世正際九邱而岷山之精上為井絡見河圖  
 文寔今井絡關劍首區也奚待禹貢職方始著梁  
 益哉三代以還劍代為要害地唐為節度雄鎮領  
 縣有八碁布於環三四百里內連城擊柝相聞也  
 今登高望之歷歷在目迨



絕二百里而遙始得縣一百里而遙得驛三十里  
而遙得郵繁雄昔如彼也荒陋今如此也豈獨時  
運則然抑亦王化有遠邇歎官其地陋其土麻其  
政者徃徃是也武緣李白夫壁來守是邦獨事振  
厲希古良牧拓城池奠廬井立鄉社新學宮祀鄉  
賢表名宦公館郵置皆鼎新之勞以身先教以身  
率劍之七父為荒解至是有褒然舉者始也余徵  
其政於聞既而北征路貫劍門又徵之於見白夫  
出其所修劍志緒之又徵予耳目之有徵焉其土

俗民風炳如也將無望于嗣守者歟斷碑殘碣遺  
文墜什拾于奧突荒甃者又哀聚此卷若與景陽  
子厚之銘少陵謫僊之詠競其英爽過其地者覩  
其山川若生色焉斯則也可無斯志夫白夫請余  
序在正德己卯成之歲則嘉靖甲申時白夫已還  
秩去劍云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  
子薨首粵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命



甲嚴法癸葺試寘曷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于  
素乃以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  
支郡大夫邑郎官洎流末官咸慎選精遴昉局隸  
事罔弗虔學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闔  
滇之校四十有二入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  
使其所臆擇也光長夏回星淖鴻湛馨及初商應  
律啟霽升陽乃甲子鏤院御史蒞蕭眾曰矢公矢  
慎乃違此二矢所有如日暎有如燭乃臚唱諸士  
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

馨音斛  
濁酒也

鏘同釐  
倨音親  
交倨也  
行貌

鏘音翠  
又音  
契義  
同

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司試者鏘之笈笈  
如也鰓鰓如也公簾以外司調司監者分職之魚  
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網維之翼  
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世人鏤雕其  
文之優廿首為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某濫竽授  
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諸  
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修折衷乎  
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于文章三代  
以還道寓于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



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盛于唐增光于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猶矣我太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之晦盲否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彞而倫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蕪隆仁暉之事畢矣嘗伏讀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熒暨集傳春秋本三傳蕪

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澹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常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菁莪棫樸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蒲魄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絲



紛競錄問則吐口此何異瞶矇誦詩闍寺傳令乎  
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思  
焉况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  
哉今

皇上遠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  
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于今日收濟  
濟之士迂穆穆之衡行婉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

化提耳命而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

雲

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  
士子生其鄉邦又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  
三日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涇涿已百七十載濟濟  
黜三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  
雲矣勗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其  
也願徽榮靈假於諸士子僭書以俟

雲貴鄉試錄後序



粵嘉靖甲午秋雲貴大比登賢書成某也當後錄  
以終義則臨文盱衡而贊曰嗜蔚矣哉滇之文乎  
其士之脩辭崇古齊軌中州近則有唱第于臚旬  
魁選於春官者矣茲舉也一一焉彬彬焉限于額  
計而弗獲兼登者尚繁有士蔚矣哉滇之文乎恒  
言目滇曰遐域某也竊載稽古滇域非遐也青陽  
黃軒之封壤也黑水玄禹之導跡也逮德下衰靡  
莫據鬼方擾矣建武葉榆氏郡永平蘭津開路德  
又下衰而鐵橋阻玉斧畫矣跡是以論非德盛而

流先化行而服遠乎故曰地過日月之表誠登二  
咸五之盛跡也我

太祖高皇帝德隆黃夏業懋炎漢以世運輸衍之  
寔五帝之黃也三王之夏也漢又不足言也滇之  
啟閉合分足徵之矣不然何黃夏啟而殷周閉兩  
漢合而唐宋分乎故滇文之蔚也實彰聖代文治  
之廣矣大矣况漸漬以百六十年之育養哉今  
皇仁聖以文致太平明詔於文體三致意焉士生  
茲時沐浴涵泳能無慨然矣乎詩曰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子諸士詎以遐自畫  
乎矣足以文為輦悅之藻也飾羽之畫也見其外  
矣未見其內也  
聖天子所以寤寐賢雋以臻三五者如茲而已乎  
先正有言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為  
你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某也於斯文無能為役敢  
藉是言為子諸士誦之以終鹿鳴之義

貴州鄉試錄序

嘉靖庚子秋八月天下鄉試期貴州巡按御史某

實監臨焉制度數議品式宏槩無尤續食豫資用  
寔文科似始比友邦則勞倍矣巡撫副都御史某  
鎮維重臨士爭快覩提調則布政使某監試則按  
察使某入試之士凡若干人提學副使某所遊也  
先其應聘于邁途貫重阻山則侵霄谿肆無景草  
樹蒙密分天闕日虎豹之所穴猿獠之所捷上援  
弱枝俯蹈弱泥步者鏐橈利屐騎則絨鐵鑿蹄晨  
與鷄俱興夕篝火猶登信天下之至險且遠也及  
將入其會城則山經水緯壤沃屋潤鬱鬱乎蔥蔥



乎曰有開乎文光矣展采之儀腴郊勞之飫豐融  
融乎泄泄乎日垂精于文治矣逮鎖院則白盛青  
聖黃簾綠幕輪奐改觀心神怡曠噴噴乎藉藉乎  
曰助飾乎文事矣三試竣事分經閱卷文則彬彬  
有中州風其敢以遐異衡逖改鑿乎精覈嚴復得  
士之中式一十五人梓其善文二十篇為錄以獻  
嗚呼天生五材肇于水究于土人有恒言曰水土  
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圉也嘗  
讀禹貢之書見其土九州等九賦地產方貢品明

助列而獨恠其詳于物而畧乎人也又讀周官職  
方等男女均多寡又怪其詳于民數而畧性與俗  
何哉及記觀管子之著水樞班固之志地里則禹  
貢職方之未詳于此備矣管子之水樞列齊楚越  
晉燕宋六國而貪靡簡易之俗謂其解皆在水固  
之地里列秦蜀至吳粵凡十三國而游俠而柔弱  
而剛毅而險陋而夸奢而剽悍而巫鬼謂其習皆  
係乎土唯唯然與否否非然與吾不得而知也然  
以管班所稱較之今何啻梟槎規磨哉孔子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人之性稟于天自王畿土中至  
于海隅日出也習也者則係乎君之令師之教  
而非水土所函也乃知禹貢職方萬世之書而管  
班則一時之書耳由是言之人才之生豈係乎地  
哉是故君有分土無分民師也者有教無類粵稽  
諸古大禹出於西羌也少連生于東夷也是皆夏  
周之聖賢也降而漢唐相如起于巴蜀九齡出于  
五嶺歐陽詹挺于閩海姜公輔生于愛州抑其次  
矣

皇明區域遠過日月之表越五帝而並神農文明  
之化則軼三代而隣唐虞貴州古之鬼方黃帝所  
娶之國唐之夜郎李白遠流之鄉聲名文物之見  
止此至我太祖高皇帝始郡縣之衛戍之庠序之取鱗介而  
衣裳之列箚若而闡聞之百年以來道潤德洽文  
觀武匿昔也鬼方今也拱帝鄉昔也夜郎今也觀  
國光茲

聖天子崇古尚賢表章經術釐正文體天下喁喁



爭相嚮風先是三年為丁酉寔始開科增額貴州之士磨礪脫穎括羽入彀是春登禮部之士遂得四人視往昔亦三倍矣盤江崇安之水若清而深黔中羅甸之士若畝而金士乎士乎其能重乎地乎地乎地乎其重係乎士乎自今以往因文以貫乎道友今以尚乎古上焉可希乎夏周之英不及則亦不失為文章之司馬歐陽功業之九齡公輔其勿以遠自畫地自限哉某於試事無能為役而授簡僭羣言之首請以贅誦敢告勸駕

三楚壯遊詩序

南國寄梅榻來小雪東橋折柳行指孟春溪山之征邁紆懷岐路之睽離軫念爰鳩同調乃燕將歸楊子伯臣者連然韻士也多才多藝不忤不求詠詩考槃數易蜚遁山梁飲啄遠樊籠而無心江湖浮遊捐鍾鼓以不享楚澤非淹於桂樹周原實睠於棣華萊服承歡潘輿送喜江魚入饌檣燕留人紹陳氏之英靈珠星聚夜分謝庭之陰蔚玉樹搖春解珮弄珠逢漢濱之遊女引商刻羽和郢中之



騷人將辭敬梓之邦滌過折麻之地余衰卧天一  
柱子行望月兩鄉他日清風自深玄度之想茲晨  
零雨得無子荆之詩分題古詩五言合為各體一  
卷題有楚字者詩緣楚吟也

周受菴詩選序

粵若稽古吾蜀詩始萌牙替蝨叢有日月二章蜀著  
龍歸三曲蓋開塞未通禹貢以上時也隸風有江  
沱即沱潛之域頌稱清穆乃吉甫之詩聖垂刪述  
爰而尚矣炎漢之興司馬相如體物瀏亮之餘復

輕音銓  
也人物

制郊廟樂府之作溢為封巒天覆之詠中葉擅名  
四海為雋焉唐則陳子昂海內文宗李太白為古  
今詩聖降而劉灣雍陶符載李遠唐永苑咸之徒  
振其末嚮蘇文忠公宋代詩祖而輕軫後進云文  
章妙天下詩律不逮古人蓋規磨之談媚嫉之訾  
耳唐康韓駒巽巖後溪魯交李石文丹淵喻三喁  
襲其殘芳元則虞道園兄弟鄧文原父子不隕其  
揆藻以開

皇明嘉州楊孟載青城王汝玉成都袁可潛徐遵



晦富順晏振之近得宜賓牟君倫長寧侯汝弼嘉  
 州安公石程以道卓然名家往年慎修全蜀藝文  
 志載之不能盡也廣漢受菴周公穎異秉資弘深  
 績學經術古文之餘剩為冲融寂寥之句自筮仕  
 至長憲外臺不廢披閱討論可謂曾有萬卷書官  
 報秦遠晉塞桂嶺昆池可謂足行萬里路發之紀  
 行詠之邊徽和之友生寄之山水子夏之云止禮  
 儀莊周之云道性情管子之云紀物陸機之云綠  
 情左思之云詠史阮籍之云詠懷寔皆具體隸之

舞音亦  
 又音  
 宅音擇  
 也

難音械  
 又音  
 名俗  
 外音

和裏觀之可以備圖經衍之可以禪經略豈曰流  
 連光景云乎世有為高談者曰作詩無益則詩教  
 可廢商賜其衰矣受菴公以冊藁示慎且曰選畀  
 不必多古人無多也慎快讀三復摘其必可傳者  
 若柯篇題曰受菴詩選又序吾鄉詩之萌芽流裔  
 以傳受菴天下士而尚友古人者慎以一邦一邑  
 言陋且難矣緊亦尊鄉敬止之私爾尚矣海內名  
 鉅掬為太序茲其樂韋之先批糠之前云

宋封君一嘿壽七袞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  
所屆風清弊絕暇日寓書慎曰吾父一嘿公羽壽登  
七旬先是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滄演綸封誥有  
陳松谷文不鄙謂慎昔從史氏後獲授簡慎也屏  
居遐邇未及拜翁而因公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  
云忍含百善嘿定千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證之  
洪範之稱福壽魯論之稱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  
嘿可以致之矣以知其然也嘿焉而意已傳於心  
已得是德也淵嘿而雷聲嘿以立象是仁也嘿識

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源  
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  
豸冠繡服不其宜乎慎昔聞彭祖八百之壽不無  
疑焉後博觀載籍於張懷瓘書斷見魏文侯樂宦  
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  
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  
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  
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百三十六歲  
為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以易



教授援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况今  
皇上誕敷皇極歛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登壽域  
而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邪他日洛社  
耆英以首鄉國曾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  
未渠央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為悠  
遠之徵於百齡外云

王岡詩集序

昔人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毀於篇章言富  
貴才藻之難兼也走竊以為規磨之論觀乎治古

以上咎陶之賡謠八伯之屬和周文公之頌召穆  
公之雅祭公之祁招吉甫之江漢大抵以經濟為  
才而勛華為藻矣迨其下衰猶有先軫之敦詩樂  
遵之雅歌又其下衰尚有曹景宗之韻競病斛律  
金之歌勅勒曹將軍之應制岳忠武之北伐又不  
離楯鼻刁環而燕夫縹囊緗帙事業文章之說其  
然豈其然乎明故太師黔國沐莊襄公開國功臣  
黔寧昭靖王六世孫也自二王作屏于滇南羣公  
繼之當就日之勲翊開天之業萬世大功一代懿



佐時則颶回霧塞而沉烽靜拆成周所稱方召之  
倫何以度越蓋開國之臣未之或先也蟬嫣相繼  
重公屢將傳珪襲紫滇越世守忠愛流裔屏翰一  
方廟食百世又魯伯禽齊玓公之所難蓋守成世  
祿什百倍蕝而未之先者君子曰昭靖王之亨而  
難也壯以貞惠襄侯之克負荷也疑以愿忠教王  
之啟國封也昌以大武襄伯之固封守也鎮以謚  
榮康公之討叛夷也才以武至繼軒公明經術崇  
文史與儒生埒能偉矣武僖公之光成業肅邊徼

與名將為多傳都督公及世而莊襄公承之時值  
敬皇臨御十八年間卧註臬父鶴膝犀渠無所於  
試麟蹄兔穎競用相高投壺雅歌之餘緩帶輕裘  
之暇文人韵士遊衍於金碧之間刻燭擊盃聯詠  
於玉崗之上是又昇以黼黻乎卿雲而芒耀乎化  
日推其意也直與卷阿江漢同流而還視昔人寶  
刀金甲之懟長驅直擣之辛有不倫矣輜軒之采  
風樂府之演雅猶將求之而况嗣業承家庸已於  
傳乎敏靖五山公公之嗣也手輯其遺編為六卷



南園張公序之將命梓人而未就緒乃今太保上公嗣之思繼志以傳乃命永昌戍史慎繼序之慎昔叨史局紬書石室獲見昭靖忠敬遺烈於洪永實錄洎罪謫南中翦拂於公家節下廿年知其閔閱勛華最悉焉故槩舉屢世功業之大者以終義若夫詩云前序備矣

送卞蘇溪歸叙州序

瀾滄兵備憲副叙州蘇溪卞公黑髮辭榮急流解印臺省諸公力挽苦留不得也或曰公年未踰耳

頽切  
上聲

順而遽頽高卧無乃非古人七十致仕之禮乎公曰古人四十始仕今則先廿年而已牽絲頽弁矣既先禮而仕今先禮而休不亦可乎莊子有云身在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則從神無惡乎此為心乎仕者言也若予者身纓紱而心林壑久矣亦從神無惡乎強予不從必有飲冰內熱之患矣留者無以解也乃聽其馳疏焉予既惜高賢之去而又喜勇退之有人也因恠唐僧贈韋丹詩謂相逢盡道休官而林下未見一人噫吾黨穠於世味乃



楊升春 卷三  
為錨流所唾詠乎然如公者飄然絕塵於千載後始知不可輕訾古今而淺測賢達也近者綿州瓦屋高公富順右溪謝公遂寧梓谷黃公成都玉林許公一一皆未老引去見于邸報士林傳馨以為蜀之盛事及公而五矣故知范長生勾台符張白雲蘇雲卿之流山水所鍾風氣所自固應爾耶嗚呼吾求之古人稱楚子文之美為其去令尹而弗憂言鄧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無愠然其仕止在君非恬退由已也求之古人且難而况今人乎

東坡先生有云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乎垂老鍾鼎之貴豈能辭榮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敝古今一途是以孔門行藏夫子獨許於顏氏周易進退文言不及于賢人由是論之公之茲歸不獨提身可以振俗矣敬書其事庶續傳益部耆舊者有考焉末綴以長短句一闋用代驪駒之什云歸去來兮羨公高致栗里堪齊記繡斧行邊風生貴竹青油開府月朗雕題黑髮功名丹心事業卿棘公槐行可躋問何事急流勇



退力挽難稽 公言某豈栖栖奔走紅塵早歲迷  
况夜鶴帳中滇雲直北春鷗花底蜀日平西布襪  
青鞋水邊林下尋壑經邱一杖藜喜吾鄉散仙多  
侶勝日招携

韓太之赴徵命序

韓侯受命來尹新邑越有文告曰我尚稽古蜀土  
惟遐埴壤滋沃歲其有恒有秋民鮮懷蹙厥今日  
替初哉肆者弗靖用勤師于春違爾農秋伐爾刈  
俾析爾聚凍爾葆洪降困騰師南救功藥傷補敗

爾尚未旬攸宅復大役于林衡茲惟京室之構材  
程矧敢勿亟身庸其劬口率其索天弗吊爾民曷  
其有甦

天子俾我作牧爾邑既岐道候人其勩爾版籍匪  
衆勞其未渠康艱哉明聽文告以自甦爾何勤非  
生何貞非賦何懷非刑何備非武何崇非德勤生  
作富貞賦作忠懷刑作祗備武作勇崇教作乂我  
聞曰爾俗無膚險構辟其有爭禽愆饒則麗于法  
我罔俾輿臺五百騷駮爾厥象攸召爾無我後爾



慙切銀

鞞音顯

鞞音半

馬具在 昔曰鞞 在後曰鞞

有城郭溝池遠弛禁呵衛闕宵通旅自今以始其  
母闕宵通旅輜來其留止里禁設勿野施互櫟爾  
則不聞鳴犬之聲我牧用靖哉我民惟慙俞政乃  
和庶姓用奠既最乃績天子若曰猷載旌別匪逖  
或遺其式是邦憲我民不斃于新命耆幼率繫鞞  
鞞鞞鞞曰侯竭去我之有侯猶寒有幘幘猶饑有  
膏雨竭去我侯邑師氏偕命士曰陟典在茲俾侯  
澤周屯侯其往哉作廷納言言悉攸行膏澤誕播  
在無疆爾民亦被茲無疆澤爾曷煦懷惠無亦惟

節趨是速退已復進曰侯寶不貪曷用致我忱  
乃為詩以貽侯名之曰清江侯行自侯受命至錫  
命惟三年

送趙從之序

正德丁丑春二月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趙君從  
之為四川按察司副使實兵備建昌蜀司憲臣號  
兵備者六居南曰叙瀘居東曰東達居北曰安綿  
居西北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昌建  
昌其地古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度



索其連烏蠻其距吐蕃其利鏐銖故其兵犀銳其  
時瘴癘故部使者罕至其控衛無州縣故人勇  
而易法守其望京師萬里其望成都亦千里故有  
事則艱於達聞此五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  
何以煩五春二八天子之職方哉而當軸薦之當宁命之人以為咸  
宜何也事事有備備不已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  
重乎况職方職掌地固險易之利辨夷蠻戎狄之  
民與才用穀畜之數及城隍烽堠之政其利害也

偵音稱

周矣其經畧也久矣非冒焉而姑試之云也去年  
從之在職方時告急偵警騎達于白楊口不  
見助勸立致退靖以茲而臨一方又非冒試焉而  
必其效者也渡瀘水服南人思武侯之威徙臺祭  
奪蠻險繼文饒之績吾於茲行卜之矣

送成都府胡同知序

平涼胡侯承錫以正德庚午歲來知蜀之益亭政  
既有成矣又移治吾新都惠我邑人三年于茲興  
人誦之曰秦蜀相隣孔邇之途我侯之官不携妻



楊升菴 三卷  
擊蕞爾我邑秔稻之國我侯朝夕脫粟是食爰乎  
艱乎匪侯之來城不完乎艱乎爰乎匪侯之力城  
不守乎輜車之使采民風而得之曰賢哉此令也  
不以家累自隨而甘清苦可不謂廉乎能扁鐫土  
宇而捍民之大患可不謂才乎歷兩邑而民戴之  
如一可不謂難乎乃疏其名薦之未幾擢同知成  
都成都蜀郡首同知大守貳任亦重矣侯自為縣  
而得之異選哉吏政雖遐不遺民譽無不上逮旁  
近州縣司牧寄者聞之將益勸於良千里之民望

之真將大受其福任之重責之重也侯無畫哉凡  
今之仕者有三患操冰蘖者廉矣患在乏振厲理  
盤錯者才矣患在賤清素蕪此二美者難矣患在  
永終譽過此以往則雖古之循良何以加焉侯既  
廉且才寔蕪二美人之難侯之易也尚能不徇既  
效以怠成不替初服以移節則豈徒一方戴之將  
天下賢之不惟今茲誦之將後世傳之矣昔漢呂  
又歷令綿竹新都始以隱恤之稱首於諸城後遷  
守成都復播清能之號先于史冊以侯今日之出



慶擬而論之若出一轍視履考祥尚無前人專其  
美哉

夏正小叙錄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  
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  
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  
籍宗國墜其微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  
爾非其微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幾衡首  
之者大之也何獨至于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

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傲收場功俯畚揭營土  
功期司里皆于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  
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  
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  
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五出  
大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旦伏  
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旱候在氣  
稊莠榮華候在草木蟄粥伏遰陟降離隕鳴响候  
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

帶  
與  
嗟  
同



氏取呂氏月紀改為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儷  
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吁可異  
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為斯學矣  
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右  
采獲以是正之提經于上抑傳于下法當爾非變  
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  
其宜存而不廢哉

管子叙錄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

哉其言之也其解在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  
傳山高一名形勢向子歆七略以管子十八篇列  
在法家據今行世本視歆略篇目反倍益之封禪  
篇止補以還書其餘采獲綴合宜亦多矣其曰召  
忽之歿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焯知  
為後管者之論乃若闔閭之世遠出桓後春秋之  
成不在仲先何稱吳王好劍士多輕歿後稱春秋  
所以紀成敗乎知非盡出仲筆矣弟子職一篇蓋  
古小學誦雖無與霸圖而載之末簡好古者尤備



其辭幸其傳云此書故有楊忱序旨高說竒惜今  
亡傳注者尹知章題冒房玄齡遺誤如此且無篇  
第以為繙病吾為叙錄之以傳焉為卷二十四吾  
從今中為經言為外言為內言為短語為區言為  
雜篇為解為輕重以緯之吾從古

石鼓文叙錄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叟所謂石  
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深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  
摹即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于太學作

歌紀之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  
仲二公石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  
梅聖俞贈逸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  
鳳皇以茲本所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  
所在真有神物護持邪得之不翅寶玉大弓矣歐  
陽公獨言漢桓靈世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  
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  
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謂隋氏歲書最多其所  
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具而獨無



維音壞  
文音

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歐陽公所見謬矣  
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絳萬而漏一乎試引  
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亦必心服焉  
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  
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唐章懷  
太子賢註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灾引岐陽石鼓  
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嗣  
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堙滅陳倉  
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

周大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  
陳倉縣李斯小篆蕪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  
跡記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  
邕並為曠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  
篆歌云陳倉石鼓又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  
鼓歌云周宣大臘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  
喘息逶迤相札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  
七也至德中竇泉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  
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



林升卷  
三卷  
二十七  
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  
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  
可壽而保傳其弟蒙註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  
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  
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  
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紀述  
及韓而九九微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讀書邪  
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  
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於石鼓乎東坡之

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邪他  
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  
甫故迹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  
所云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  
府日輦致于府學之門廡護以一木櫺鄭樵石鼓  
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傅師求于民  
間得之十鼓于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道老倣石鼓  
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略云我欲劾韓非痴狂  
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



雍復取入保殿元人移之大學刻潘迪釋文以畢  
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于海內大方家云  
古文韻語題辭  
音祖于日聲宗于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  
象箕敷極言永律豈人繁出也天汲古挾用有慕  
在昔筮繇盤鑑盟詛昏冠嘏誅疫釁傲教緯憲箴  
今禁祝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裂匪獻神徂聖伏  
文窳采匿湊勺會涓斷珪碎壁空石餘辰窺水暇  
日因之窺斑庶已賢奕

下也

李太白詩題辭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  
夢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  
奉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  
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  
上秋浦潯陽卧廬山永王璘以偽命逼致之璘敗  
白奔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  
驗治謂其罪薄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  
於未遇時子儀請解官贖白罪乃長流夜郎遂泛



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  
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今  
記云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  
林墓碣記以為廣漢人蓋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  
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叙上裴長史書曰白少長  
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  
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  
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  
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旻字雲卿岷

山之陽則指康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康山讀書處  
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市  
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頲也頲薦  
疏云趙旻術數李白文章即其事也公後在淮南  
寄趙徵君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  
如臺夕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  
為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李  
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  
子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為山東元稹之序



又由于倒讀杜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  
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者  
孟浪人也遂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  
叙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  
而傍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為唐宗室  
蓋以隴西郡望為標也善乎劉子玄之言曰作史  
者為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於今為王氏傳必曰  
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求實  
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生于荆者言

皆成楚生于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百年人更  
七葉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則是孔子里于  
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  
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可乎宋景文脩唐書其  
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誦其詩不知  
其人可乎余故詳著而明辯之以訂史氏之誤姓  
譜之缺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今古矣豈  
容喙哉吾友張子愈先自童習至白絲與下走共  
為詩者嘗謂余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



本凡數十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餘首刻之明詩亭中屬慎題辭其端云  
其人李前渠詩引  
詩之為教述矣玄哉嬰兒赤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况乎毓精二五出類百千六情靜於中萬物盪於外情緣物而動物感情而遷是發諸性情而協於律呂非先協律呂而後發性情也以茲知人人有詩代代有詩古

之詩也一出於性情後之詩也必潤以問學性情之感異衷故詩有邪有正問學之功殊等故詩有拙有工此皆存乎其人也或政遇醇和則膏澤醲乎旂蠻時值宸黷則勞苦形于詠謠皆復關乎其時也若夫八伯之雲紉膏澤之醲也伍員之日旣勞苦之形也二雅三頌正之檢也桑中濮上邪之流也豈分窮達奚別古今貴耳賤目者乃云頌寢於周餘詩亡於刪後反鑑索照者復云詩在灞橋風雪不在東華軟紅拂哉藩伯前渠李公星軺下



于天邑雲會披于江陽不鄙庸音下叩穹谷出其  
近作二百餘篇對閱移時退繹旬日公性能而好  
既取材文選而效法唐音又景行崆峒而麗澤大  
復於堂萱隴條原翎雲鴻溫潤見孝友之性矣於  
協忠雙廟闕伯高臺感慨發思古之情矣矧往體  
格詩一一合作絢綵風骨彬彬不偏昂實片鱗侏  
儒一節遇於獨見而知弗俟九變而貫矣輒陳虛  
簡有覲實歸不揆授簡之知敢附題襟之後

霞邱歸引

霞邱子子言氏張任于滇免而歸居怡然熙溢然  
懌過余言之余假觴驛樂之語之曰止逝時也有  
乘之者有遇之者行藏運也有用之者有舍之者  
憂樂事也有行之者有違之者是紛紛者而奚統  
之昧者六之君子三之聖人一之悲夫世徒見夫  
競而得冥而失以為人也烏覩夫競冥人也得喪  
者天也天者得耶冥亦得競亦得天者喪耶冥亦  
喪競亦喪徒敝敝役役然豈知有力者負之而走  
乎內忘競冥於已外任喪得於天斯至人之德葆



室音王  
孔龍下  
也

光之道也霞邱子室寥其言溪壑而罔測也作而  
曰夫子之言太玄矣抑吾聞之仕進也宦遊也進  
固有退遊固有歸退固宜易歸亦宜早吾蘊此久  
也且淹且滯幾困乃今得歸幸矣遂矣舍而藏也  
憂而違也非而真也庶乎坎而止乎世固有遊而  
不歸者乎是夢夢也楊子曰若言遊乎舉世皆遊  
也遞相是也而奚可非之若又以為夢舉世皆夢  
也夢亦大也余與子皆夢也無大覺焉能診大夢  
請誰之覺之診之霞邱子曰而弗吟楊子曰余

為汝解夢歸賢于夢旅慵賢于夢劇歸矣慵矣夢  
亦樂矣奚問覺也鄙患大乎寄去不亦樂乎其有  
異乎已無愠乎辱無驚乎其無異乎有異乎無異  
乎今將有辯乎子姑息子遊樂子歸余已余言矣  
子為予飲予為子歌顧童子鼓箛擊節而和之其  
辭曰

張公蒼海客瀟灑出風塵掛冠東去飄然過我意  
何真宦况冷如秋水歸興濃於山色不獨為鱸蓴  
鹿門栖隱處行與老龐隣隙中光石中火夢中身

室音王  
葉也



蓬萊不遠玉壺雲液注長春六六洞天飛步七七  
瑱花仙會好在鶴磯濱約君携手去我本楚狂人

...

...

...

...

...

...

...



